

SWALLOWS AND  
AMAZONS SERIES

# 燕子号 亚马逊号

6 鸽子邮差



NLIC2970868128

Arthur Rans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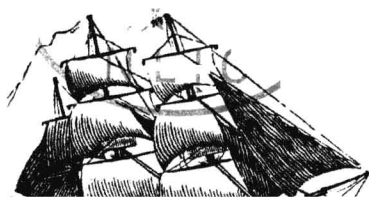
[英] 亚瑟·兰塞姆◎著

王雪飞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燕子号 与 亚马逊号

6 鸽子邮差



王雪飞

[英] 亚瑟·兰塞姆◎著

王雪飞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鸽子邮差 / (英) 亚瑟·兰塞姆著; 王雪飞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1-10503-5

I. ①鸽… II. ①亚…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59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2-2012-15

Copyright: © PIGEON POST 1940 by Arthur Ransom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 鸽子邮差

Gezi youchai

---

(英) 亚瑟·兰塞姆 著

王雪飞 译

执行策划 袁政英

责任编辑 康征宇

特约编辑 狄兰 郝兰

美术编辑 袁静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77 千字 印张 16.25

ISBN 978-7-221-105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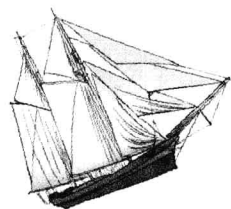
定价 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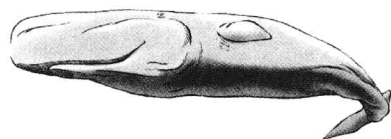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 目录

- 第一章 已经开始 / 1
- 第二章 计划 / 9
- 第三章 向石板瓦匠鲍勃请教 / 16
- 第四章 布莱凯特太太规定条件 / 27
- 第五章 探路先锋和留守人员 / 32
- 第六章 来自荒野的消息 / 37
- 第七章 迁往泰森农场 / 46
- 第八章 高顶岗子 / 52
- 第九章 两种营地 / 59
- 第十章 勘探 / 64
- 第十一章 御敌 / 70
- 第十二章 油漆罐 / 76
- 第十三章 难道没人会用卜棒探水吗? / 85
- 第十四章 孤注一掷 / 91
- 第十五章 提提下定决心 / 97
- 第十六章 挖井 / 103
- 第十七章 迁营 / 111





- 第十八章 白色斑点 / 121
- 第十九章 罗杰单干 / 126
- 第二十章 他怎么样了? / 132
- 第二十一章 立标为界 / 138
- 第二十二章 研磨与淘洗 / 145
- 第二十三章 玩偶匣子 / 155
- 第二十四章 活埋 / 163
- 第二十五章 赶路的鼯鼠 / 168
- 第二十六章 “我们只好自己动手干” / 179
- 第二十七章 抢购吹火管 / 186
- 第二十八章 烧炭人 / 196
- 第二十九章 吹风炉 / 204
- 第三十章 灾难来临 / 214
- 第三十一章 高顶岗子上的烟云 / 223
- 第三十二章 在冲沟里 / 229
- 第三十三章 在贝克福德 / 235
- 第三十四章 土著人 / 244
- 第三十五章 结局 / 250



## 第一章 已经开始

“喂……听着……对……是我……”

罗杰把一块没有咬过也没有吮过的巧克力吞了下去。他和提提一同靠在客运列车车厢的门口。列车已在铁道交叉口上停下，还需要在通往山中的小支线上行驶十英里路程。站台上某个地方正在调换牛奶罐，叮当叮当地响得厉害，起初他们没有听见正在追随列车并且逐一打量着车厢的行李搬运工在喊什么，现在他们听清楚了。

“沃克先生……罗杰·沃克先生……沃克先生……”搬运工顺着列车一个门一个门地走着。

与搬运工还差两个门的时候，罗杰已经跳下了车厢。

“是我，”他说，“我就是罗杰·沃克。”

“你，是吗？”他说，“那就跟我来吧。我们一刻都不能耽误，不过他们的罐儿还需要一两分钟才会搬完呢。嗯？嗯……你的是一只篮子。这里有两只，可是有一只属于前一班车的乘客。我们必须在你的班车继续行驶之前放飞它。请这边走。我们现在得看仔细了。我已经把它放在月台尽头了。”

提提正想走出车门，却被一个正要进来的农妇挡住了。

“喂，宝贝儿，帮我拿一下这只包。”她说。

提提接过来，把它搁在座位上。农妇把一只又一只包裹递上去，然后自己才爬了进来。

“天哪！好热！”她说，抹了把脸，接着点数起她的包裹来，“这天气足够把人的脑子热糊涂了呢……三……五……还有一只……好嘞，刚好就六只……”

由于农妇的打扰和牛奶罐的碰撞声，提提没有听见搬运工说了什么话，但是她看见他很快就走开了，罗杰在他身旁奔跑。她望着他们姐弟俩自个儿的小手提箱有些迟疑。

“嗨，不会有谁碰它们的。”农妇说。



“非常感谢。”说着，提提跳下车朝罗杰和搬运工追了过去。

“可那是什么呀？”罗杰边问边侧着身子小跑，就为了避让挡道的牛奶罐。

“鸽子。”搬运工说，“找到了。拿上这支铅笔，你得在本子上签字呢。”

罗杰拿起铅笔在搬运工指的位置签上自己的名字。提提早就盯住篮子看起来，那是一只涂有棕色清漆的柳条篮子，被放在月台上。她阅读起标签来：

“罗杰·沃克，  
6.5 班次乘客，  
斯特里克兰联轨站，  
篮子一到手就放飞鸽子，然后把篮子带走。”

标签一角有个酷似公章的东西，其实是用蓝铅笔绘制的小骷髅头和交叉腿骨。

“是南希！”提提大叫道，“她已经玩起花样来啦。”

“里面有只活鸽子，”罗杰说，“听一听吧。”

“你的时间不多啦，”搬运工说，“割断那边的绳子，拔出那颗木钉。所有这些小鸽篮都用同样的方式打开。等会儿，最好把它带到顶棚那边，以便在旷野上来个漂亮的放飞。”

“把它放掉？”提提说，“那我们再也捉不到它了呀。”

搬运工笑了起来。

“上个礼拜她们每隔一天就捎来一只，让我为她们放飞，把它们捎过来的人姓布莱凯特。”

“我们正要去和她们住到一块儿。”提提说。

“鸽子到达那儿会比你们早好长时间呢。”

罗杰割断绳子，拔出木钉。

“我能看见它的眼睛呢。”他说。

他们差不多走到月台尽头，站在车站顶棚外面、火车头旁边的空地上。

“让门开着吧，”搬运工说，“捧好篮子……她跑过去了……”

柳条门开了，鸽子那灰色当中闪烁着古铜色的头露出来片刻，粉红色的脚爪抓住门边。篮子突然变轻了，罗杰只觉得是他亲自把鸽子朝空中一抛。它飞到顶棚上方，飞到火车头飘出的蒸汽上方，在房屋顶上盘旋了几圈，又飞到板球场的

上空。与此同时，搬运工和提提、罗杰他们一起注视着，火车司机和司炉工也从踏脚板上探着身子观看着。鸽子已经只剩一个盘旋的小灰点了，在耀眼的夏季天空很难看见。这时，它好像拿定了主意，突然转向西北方向，直冲太阳，朝着湖乡那苍翠的群山飞去。

“我还能看见它呢。”提提说。

“我可不能。”罗杰说，“哦，对了，我能……不，它飞掉啦。”

“你们最好快点回去。”搬运工说，他朝火车司机点了点头，后者也朝他还礼，等于是答应等他们上车之后才开动。他们刚上车厢，列车员就吹响了哨子。

“听我说，”罗杰尽量压低声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搬运工一点什么东西呀？”

提提早就开始在钱包里掏来掏去了。

“不必啦，”搬运工说，“你们就留着买鸽粮吧。”

“可那不是我们的鸽子呀。”提提说。

“没关系的。”搬运工把他们关在门内，并在火车开动时向他们友好地挥了挥手。

“多谢您了！”他们隔着窗子对他大声说。

“都怎么回事儿呀？”农妇说。这时她早已清点好了所有的包裹，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两只手交叉放在大腿上。“鸽子弄丢了？我儿子住在南部，他在鸽子方面可是个行家呢。早在它们还是雏鸽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称呼它们的），他就开始放飞啦。他把它们放飞得越来越远，夏天还没过完，他就把它们送到我和他爸爸这儿来了。我们在早晨把它们放到天空，在天黑前它们就飞过了整个英格兰呢。”

“你让它们传送消息吗？”提提问。

“送去来自老家的亲情。”农妇说，“当然，他爸爸把那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早就往套着鸽腿的环儿上绑好了。”

“哎呀，”罗杰说，“佩吉在来信中说她们为今年准备了比旗语还要好的东西——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我们能够过来，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提提说，“我们本来有可能只能在学校里等待呢。”

罗杰的身子从窗户中探出去，在风中眯缝起了眼睛。

“我看不见鸽子的影子了。”他说。



“它飞出去的速度那么快，”提提说，“火车根本就追不上它。”

“要飞很远吗？”农妇问。

“是去湖那边一座名叫贝克福德的住宅。”

“是布莱凯特太太家吗？”

“你认识她？”

“对呀，还认识她的女儿，还有她的弟弟特纳先生，他老在外国游荡呢……”

“我们也认得他，”罗杰说，“我们叫他——”他没有继续往下说，把弗林特船长这个别号告诉土著人毫无意义。

“你们以前好像来过，是吧。”农妇说。

“哦，是啊！”提提说，“我们总是待在霍利豪威……至少我妈妈是的……不过，接下来两个礼拜杰克逊太太有客人要过来……布莱凯特太太把我们接到她家里，一直住到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不想让布莱基特把百日咳传染给我们。”

“我们是直接从学校来的。”罗杰说。

“嗯，”农妇说，“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两年前特纳先生的船被人闯进去的时候，在湖岛上野营的少年朋友就是你们。去年冬天湖上封冻的时候，你们又来过这里。可是我以为你们一共是四个人呢……”

“五个，算上布莱基特。”提提说，“约翰和苏珊肯定已经到达这里了，他们的学校离这儿不太远。”

“你们和迪克森太太家的那两个也是朋友吧？”

“迪克·卡勒姆和多萝西·卡勒姆，”提提说，“他们要过好些年才会过来呢，因为他们的父亲要批改考卷。”

\*

从南部过来整整旅行了一天，但是最后那几分钟却像几秒钟一样短促。他们早就进入了山乡，那里松散的石头墙壁把田野分隔成一块又一块的，灰色的岩石从枯草中显露出来，紫灰色山冈直指云空。提提和罗杰从车厢这边奔到那边，先从一个车窗往外看，再从另一扇车窗往外看。

“所有东西都烤干了。”农妇说，“一连几周没下雨，过些天也不会有雨，小河里也没水了，这里的人们绞尽脑汁，不晓得怎样保住家畜的性命。”

“喂，”罗杰说，“这儿有过火灾呢。”

“不止一块地方呢。”农妇说。

火车穿过一段砍伐地带，两边都烧黑了。

“因为引擎冒出的火星吧？”罗杰说。

“是呀！”农妇说，“在没有火车的地方，就有游客开汽车来，带来火柴和烟卷儿，他们就像笨蛋一样没脑子，什么都不顾。所有东西都干透了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烧起来。嗯，到了，那边就是我的农场……”

一座跟霍利豪威没有两样的农舍刚刚映入眼帘，转眼就不见了。农妇一跃而起，开始清点她的包裹。列车转了个弯，突然慢了下来。

“看到湖啦！”提提和罗杰一起欢叫起来。

越过下方远处一座村庄里那些冒着烟的烟囱，可以望见群山之间的一片潋潋水光。列车终于停住了。

“月台在另一边呢。”罗杰说。

“那边有谁呀？”提提说。

“谁都没有。”罗杰说。

但是等在月台上的人群当中有个红色绒线帽正在上下移动着。过了一会儿，南希·布莱凯特来到了门口。他们与农妇道别之后就带着手提箱挣扎着走下车来。

“你们到啦。”南希说，“你好，纽比太太。嗨，罗杰，你顺利收到鸽子了吧？有没有放飞？我和我妈妈必须在它到家之前就动身呢。她一会儿就到这儿，正在逛商店呢。天哪，我差点来不及过来接你们。你们没把篮子忘掉吧？快，把你们的箱子从行李车上拿下来吧，然后我们还得去趟包裹房。”

他们周围的人似乎同时打开了话匣子，可是，不一会儿，他们的箱子和别的箱子一起出了行李车。南希一边吩咐搬运工留心布莱凯特太太的到来，一边催促他们沿月台往前跑。

“弗林特船长在不在船屋里？”罗杰问。

“他还在南美洲，是吧？”提提说。

“他应该在这里的，可他却不在。”南希说，“他的矿上不太景气，活该，假期开始了还不来。但是，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他的一些东西已经托运过来了，不过最重要的还没到，至少昨天没到，或许今天可以到这儿呢。”

她把他們带进了包裹房。

“你们是不是有一只装着活物的箱子或者笼子？”她向柜台里的男子打听了一下。

“兔子吗？”那人问。

“问题是我们也不是很确切地知道。”



“布莱凯特小姐，是吗？”那人边说边在本子的列表中移动手指，“不，小姐，没有你的东西。还没来，除非跟随这趟列车过来。”

“我已经在行李车上看过了。”南希说，“我们明天会非常忙，所以我不可能到湖这边来，不过，货到以后，你可不可以来个电话？”

“行，布莱凯特小姐，我可以照办。”

“可那是什么呀？”罗杰问。

“反正它叫蒂莫西。”南希说。

“又是一只猴子？”罗杰说。

“或者是只鹦鹉？”提提说，“他说他可能再要一只的呀。”

“都不可能。”就在他们回身走向行李时，南希说，“他在电报里说，我们可以在他的房间里把它放开来，那就不可能是猴子或者鹦鹉，应该是一种不会造成多大损害、也不攀爬的东西。迪克——”南希把这句话掐断，然后说，“我们已经查阅了博物学书籍，所以我们非常肯定，这是只狢狸。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找不出来，因为吉姆舅舅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甚至连他那条船的名字都不知道。不管它是什么，他一定已经提前发出了，要不然他是不会来电报的——喂，我妈来了。”

一辆带有肮脏挡泥板的小型旧汽车已经开进了车站广场。布莱凯特太太个子不比南希高，圆滚滚、矮墩墩的，正在跟搬运工说着话。孩子们走近了的时候，她转过身来。

“你们来啦。”她说，“同伙的最后一批呢。”

“蒂莫西除外，”南希说，“它还没到呢，但是它一到，那边就会马上打电话过来。”

“是呀，那两个……”布莱凯特太太正在打量他们的箱子，“我们会把它们放到车后。除了那些手提箱之外，你们没有别的东西了，是吧？你们的母亲好吗？布莱基特呢？哦，我忘了，你们也是直接从学校过来的，不比约翰和苏珊知道的情况多。”

“我们昨天收到一封信，”提提说，“布莱基特的百日咳只不过是一天咳两次，所以她挺好的，我妈也挺好的，至少她没说她不行。”

“上车吧。”当箱子被捆在行李架上时，布莱凯特太太说，“谢谢你，罗伯特。你到我前头来吧，提提。谁都别坐在我的包裹上，那只篮子里有鸡蛋，纸包里有西红柿。把那扇门拉上，罗杰。从里面往外推一推，看看有没有关好。对，南希……

多亏你舅舅没有听见我发动引擎……对了，我没有忘记要把刹车带住呢……”

随着一阵吓人的“哗啦哗啦”和“嘎嗒嘎嗒”声，破旧的小汽车开出火车站大门，冷不丁地向左一拐。

“我们不一定非从湖那头绕过去吧？”罗杰说。

“不一定，”南希说，“要是小索福克勒斯直飞过去的话。”

与布莱凯特太太一起坐在前面的提提左右望了望。“你为什么把那只鸽子称作索福克勒斯？”她问。

“你完全有理由感到好奇呢。”布莱凯特太太说。

“哎呀，妈妈，你的方向盘可得把稳一点哪。”南希说，“你瞧，吉姆舅舅给了咱们一只，还把它叫作荷马，因为它是信鸽。然后，我们有了两只做伴，于是就查阅希腊诗人名录，发现了索福克勒斯和萨福。我说对了吧。嗨！妈妈，多亏我抓住了鸡蛋……”

他们的惊险动作刚开始就差点结束了。

“人啊不该开得那么快。”布莱凯特太太说。她踩刹车踩得太突然了，罗杰和南希在后座上弹了一下，提提的鼻子差点撞上了挡风玻璃。“马路上到处都是危险的开车人……路上实在不容易保证安全。总算没出事，南希，你高兴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人们太粗心大意了。喂，我要不是在听你们讲话，我就该揪响喇叭呢……”

“你有没有看见他是谁呀？”南希说，“是乔利斯中校。他脱下了帽子……别，别拐弯。他知道你没看见他，还好我对他笑了笑。”

“他带着一把小号干吗？”罗杰问。

“是一支猎号。”提提说。

“不是，”南希说，“那是一种老式马车喇叭。他一直在检阅他那帮救火队员。你没看见他汽车尾部的长柄扫帚吗？”

“正在闹旱灾呢。”布莱凯特太太说，“我们这儿一连几个礼拜没下雨了，山冈上如果失了火，这对每个人都是件倒霉事儿，老乔利斯中校一直在着手安排。所以，一旦着火，全体小伙子们就知道该把汽车开到哪里去帮忙扑灭它。”

“他们鸣响马车喇叭，”南希说，“然后看看他们能够多么迅速地行动起来。每个有汽车的人都在这个队伍里，而且所有的男人——嗨，小心点，妈妈！”

布莱凯特太太刚才不小心跑到路的另一边，又突然转了回来，再次对直向前。他们来到最后一个陡坡，径直开进那个被沃克和布莱凯特两家称作里约的小村子，



在坡底转了弯。港湾那里有波光粼粼的水面、码头平台和停泊着的游艇。罗杰和提提曾在冬天见过这块地方，当时结了冰，到处是滑冰的人。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布莱凯特太太停下了汽车。车子刚停，南希就出来了。

“快点，你们俩。”她说。提提和罗杰一下车就跟上她，走上一个木制凸式码头。它一看就高出水面很多，使他们倍感惊奇。

“这湖怎么啦？”罗杰说，“它过去差不多接触得到大路呢。”

“天不下雨呀。”南希说着就焦急地朝岛那边眺望，“等一会儿，嗯，这下好了，索福克勒斯到家了。你们就待在这儿等他们过来……”

她已经返身朝码头那头奔跑起来。

“喂，”罗杰望着她的背影喊了起来，“布莱凯特太太转了弯，南希坐进了汽车，她们走掉了。喂！提提，我在叫你哪！她们把咱的行李带走啦！”

可是提提几乎没有听见。远处，夕阳辉映的水面上，她已经看见了那个促使南希赶忙上车的小白点。两年前的时光转眼就再次浮现，那是她初次见到亚马逊号海盗们的小白帆哪。

罗杰摇了摇她的胳膊。

“提提，”他说，“她们走啦——”

提提的手指着那条小船。

“没关系，”她说，“约翰、苏珊和佩吉一定会过来接咱们的。”

## 第二章 计 划

提提和罗杰站在码头的顶端，望着湖面和对岸的群山，望着他们去年攀登过的干城章嘉峰。那边，有遮住了布莱凯特家房屋的贝克福德岬角，而在岬角与岛屿之间则是亚马逊号小白帆。接着，就在凝目远望之际，他们开始疑惑起来。谁在驾驶它呢？小白帆在风中哗啦哗啦地拍打着。如果这种情况只出现一次，他们是根本不会多想的。可它在一段航程即将结束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风中拍打起来。

“不可能是约翰，”罗杰说，“甚至也不可能是苏珊。他们是绝不会让它那样抖动的，而且佩吉也跟约翰一样本领高强呢。”

湖上起风了，小船正一路劈风斩浪而来。一艘大型汽船暂时把它遮住了。后来，它又驶到了岛屿背后。之后它再次现身，朝港湾入口驶去。拉长了的风帆不时地抖动，把码头上两个驾船能手吓呆了。

“有个戴红帽子的，”提提说，“一定是佩吉，但不会是她在掌舵。喂，罗杰，应该是迪克森家姐弟。佩吉在中间的坐板上呢，多萝西正在拉主帆索，迪克正在掌舵。我看到他眼镜上的反光啦。欢呼吧！布莱凯特太太一定也留他们住在家里了。”

“可是他们对行船一窍不通啊。”

“他们在湖区学习过呢。你不记得了吗？多萝西给我们发来过一张明信片呢。”

“咱们招招手吧，”提提说，“他们现在能看见咱们呢。”

佩吉·布莱凯特也朝他们招起手来，迪克和多萝西可忙多了。

“他们的表现还不太差，”罗杰说，“对初学者来说。”

小船很快就靠近了。

他们可以看见多萝西两只手控制着主桅索，随时等待佩吉下达命令。他们看得见迪克一脸的诚恳。他们注意到佩吉向他做了个手势。小船转了个弯，迎着风



来到他们脚下停住。罗杰跪在码头上把它拽住。

“干得漂亮！”他说，“喂，你们又有了一只鸽子啦。”

“跳到船上来吧。”佩吉说，“靠上码头等一等，我们得把它派出去送个消息。现在几点钟？”

“我的表坏了，”罗杰说，“它老是坏。”

“七点十四分。”迪克说。

佩吉正在一张纸条上草草写着，她把它卷得紧紧的，把酷似捎给他们的篮子的另一只柳条篮打开，捉出一只鸽子。“快，”她说，“你把急件塞到环下面……橡胶环下面。”

鸽子一只脚戴的是金属环，另一只脚戴的是橡胶环。提提手指发抖，生怕出错而让鸽子觉得不舒服，她把小纸卷儿塞了进去。

“去吧。”佩吉刚说完，鸽子在他们头上转了几圈，又在游艇上方盘旋了一会儿，突然就像射箭一样径直朝着远处的岬角飞去。

“解缆。”佩吉说。不一会儿，他们就离开了码头，在一阵顺风的帮助下，尾随鸽子朝湖上驶去。

“我们是等收到你们的消息之后才动身来接你们的。”多萝西说。

“什么消息？”罗杰说。

“索福克勒斯带来的。”多萝西说。

“这一只叫什么名字呢？”提提说。

“萨福。”佩吉说，“你注意看看我们岬角上的旗杆吧。萨福一到那儿，他们就会把旗子升上去的。”

他们刚刚驶离里约港，罗杰就喊了起来：“升旗啦！”湖那边贝克福德岬角的旗杆上有面旗子正在迎风飘扬，远远看起来是黑颜色的。

“真快呀。”佩吉说。

“就跟电报一样快呢。”罗杰说。

“差不多呢，”迪克说，“在这种短距离的情况下。”

“看见苏珊了……她一溜烟就跑掉了。”

“是奔回营地吧。”佩吉说，“他们正在忙着支帐篷。你知道我们正在花园里面宿营——”

“在花园里？”提提说，口气相当忧伤。

“只是在那里住到你妈妈来到霍利豪威为止。到了那里之后，你们才会登上

燕子号，我们不可能八个人都挤到亚马逊号船上的。所以野猫岛就派不上用场了。再说，我妈妈是目前唯一的家长，所以她要我们大家留在近点的地方。她说，她正忙着和裱糊匠、泥水匠打交道，如果宿营在远离住所的地方，她就来不及照看我们了。情况是不可能太糟的，我们将自己做饭。喂，你们知道苏珊在绞肉机上制作了一份生日礼物吗？为的是改进牛肉糜压缩饼呢。”

提提顿时兴奋起来，毕竟才两周时间嘛。

“蒂莫西来了吗？”多萝西问。

“还没呢。”提提说。

“我们去包裹房问过了。”罗杰说。

“但愿咱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托运的才好。”佩吉说。

“我能试试掌舵吗？”罗杰说。

“行啊！”迪克说。于是在返航期间，提提和罗杰轮流掌舵，纯粹是想证实他们过去的本事并没有被荒废掉。与此同时，佩吉向他们讲起如何逐步训练鸽子增加飞行路程，多萝西则向他们讲起她和迪克在诺福克湖区受训成为一等水手的事。不久，他们就靠近岬角，足以望见黑旗上的白色骷髅头和大腿骨了。

“听着，”提提说，“在我们宿营花园期间是不能玩海盗游戏的，就连打仗游戏也不行呢。还能玩些什么呢？不能再去北极啦——”

“天气太热。”罗杰说。

佩吉看着他们。“黄金。”她说，“迪克是地质学家，南希让他开始阅读弗林特船长所有的矿业书籍，明天我们要到干城章嘉峰中去找石板瓦匠鲍勃谈一谈。他是个老矿工，我妈妈说他知道咱们该去哪里找矿。”

“在干城章嘉峰吗？”提提说。

“带上蜡烛。”多萝西说。

“离题太远啦！”佩吉叫了起来，“我们要到地面上去呀。”

他们在岬角跟前绕了个大弯，不久就朝亚马逊河口驶去。他们把活动龙骨提起，把风帆降下。佩吉脱掉鞋子，跳出甲板，把小船拉向浅滩。她再次爬上船。他们在河床中间划桨而进，两边是高高的芦苇，比平时高出水面许多，因为干旱期间河水少之又少。

“船库在那边！”罗杰大叫起来。

船库上亚马逊号海盗们的那些褪色头盔虽然急需重新油漆，但还是隐约看得见的。船库过去一点就是贝克福德的灰色老屋，由于搁着油漆的梯子和脚手架而



显得怪怪的。房子与河流之间的草坪上只有一顶白色帐篷。

“他们到了！”那是约翰的声音。约翰和苏珊当即来到水边迎接他们，不一会儿，南希绕过屋角朝这里奔来。

“你们好。”约翰和苏珊说。

“你们好。”提提和罗杰说。

“鸽子们表现挺好。”约翰说。

“你们箱子的钥匙在哪里？”苏珊说，“我想把你们在营地上需要的东西拿出来。”

学期结束了，它就像被抹掉了一样。真正的生活再次开始了。

“大大的惊喜，不是吗？”南希说，“我叫我妈妈别让你们知道迪克森家姐弟过来了。他们俩现在都是一等水手啦。等罗杰升级了，当你们的妈妈再次来到霍利豪威，你们再次驾起燕子号时，我们每条船上就有两名一等水手了。可是我们首先有许多事情要做呢。佩吉有没有告诉你们？所幸我们有了迪克，他是公司的地质专家——”

“什么公司？”罗杰问。

“矿业。”南希说。

“半小时后开晚饭！”布莱凯特太太在屋里朝这边喊话，“你们到时做好准备呀。今晚的晚餐是在我的营地，不是在你们的营地。改天我会去你们那里吃晚饭的——尝尝苏珊做的碎肉饼。”

“快点！”南希说。

他们刚好来得及看看自己的帐篷，看看营火——它不在草坪上，而在几码外的灌木中间的小块空地上。

“接下来去看鸽房吧。”南希说。

他们奔过草坪，绕过小屋，来到马厩的院子。

“喂，”佩吉说，“又是那个‘扁帽子’。”

一个头戴褐色软毡帽、身穿灰色宽松法兰绒衣服的瘦高个男子正在花园门外犹豫徘徊。他看见他们八人从屋角涌来，就转身朝大路走去。

“这是第二次了。”南希说，“他昨天来过这里，当我们在为迪克森家姐弟搭帐篷时，他在墙外朝里面张望呢。”

“外来宾客以为门和墙就是让他们瞪大眼睛张望的嘛。”佩吉说，“到了，爬梯子的时候别引起太大的骚动。它们就是从那个门飞进来的。”